

怪病

■文/远山

我叫陈东,是位大学老师。

今年夏天,我得了—种怪病,我的脚底起了黄色的水泡,不痒,但是钻心地痛。严重的时候,双脚都不敢着地,只好买一副双拐拄上。我到医院去找一位老同学,皮肤科专家郑成。郑成看了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最后,含糊其辞地咕啾了一句,是癣吧。我马上说,不是癣,癣痒,可我一点儿都不痒,就是一个劲儿地痛。郑成说,先开点消炎粉、止痛膏试试吧,不行再来。谁知道,用了郑成开的药后情况更糟,不但没有止住痛,脚底还溃烂起来。

郑成解决不了问题,我就去看一位老中医。老中医很有把握地说,一水治百病。你这病,啥药不用抹,你去浴室泡澡,一泡准好。按老中医的法子,我一有空就到浴室里去泡澡。但是,我的脚底照样溃烂,痛得钻心。不仅如此。此后不久,街上渐渐地出现了一些和我一样拄双拐走路的人。不用问,他们得了和我一样的病,还是我传染给他们的。对此,我只能深表遗憾。

过了几天,郑成打电话让我找他。我一到,郑成就拉我到一架显微镜前。显微镜下,我看到了一群动来动去的小虫子。郑成问我,看到了吗?我说,看到了。郑成说,看到了什么?我说,看到了一群小虫子在动来动去。郑成激动地说,哥们,那不是小虫子,那是从你脚底的溃烂物中分离出来的病毒,我已经将这种病毒命名为“陈东病毒”。我一拳朝他胸前捶了过去,骂道,你小子,想让我遗臭万年吗?郑成嘿嘿地笑,说,你可别不知好歹,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都在奋斗,图的不就是名垂青史么?

我说,既然你高兴用我的名字,你就用好了,反正只是一个符号,也没多大实际意义。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怎么治好这种病,怎么能尽快地解除我的痛苦。郑成耸耸肩膀,然后双手一摊,说,哥们,这我就无能为力了。我说,那你激动个什么劲?郑成开心地笑了:你不懂了吧,能发现一种新病毒,就足以使一个人在医学界功成名就了。郑成又进一步说,发现问题,有时候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果不其然,不久,报纸上登出了郑成发现“陈东病毒”的消息,并称,郑成的这一发现,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所确认。该消息还说,世界卫生组织已将郑成作为诺贝尔医学奖的候选人推荐给诺贝尔委员会。电视台的记者也不失时机地采访了郑成。郑成面对记者的镜头侃侃而谈,那副小人得志的模样简直让人恶心。

郑成出了名。但我们这个城市里像我一样拄着双拐走路的人却越来越多了。不久,我们这里就被宣布为疫区。



插画/肖方元

就在这时,我舅舅听说我得了怪病,便来城里看我。舅舅进城,先要走几十里的山路,然后再坐几个小时的汽车。到我家的時候,舅舅的两只解放鞋上沾满了黄泥,一进门就问我得了什么病。我把我的怪病讲给舅舅听。舅舅听完,哈哈大笑,说,是这呀,好治。说罢,舅舅叫我给他一只碗,两块抹布,舅舅将他解放鞋上沾的黄泥巴刮到碗里,和上水,调均匀了,再抹在一块布上,弄得像两张大膏药,然后解下我脚上缠裹的绷带,用抹上黄泥的布将我的双脚严严实实地包了起来。我正要舅舅的行为提出异议,脚底却感到了一股凉意。与此同时,钻心的疼痛渐渐消失,最后无影无踪。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我拄着双拐,试着用脚轻轻地在地上点了一下。结果,一点也不痛。我又用力在地上踩了一下,还是不痛。我还是不敢相信,又使劲往地上踩了一下,真的不痛。直到这时,我才“咚”的一下将双拐扔到了地上,眼泪如泉水般涌了出来。舅舅站在一旁,呵呵地笑,说,怎么样陈东,我不骗你吧?我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一到学校,脚底板就起泡,流黄水,痛得钻心。放假回到家里,一赤脚下田干活,准好。时间一久,我都有经验了。

这个法子是我舅舅发现的。但舅舅是个农民,没文化,自然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于是,我就以我的名义,致函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我的这一发现。这一次,我也学聪明了,我绕过了老同学郑成,免得他小子再从中做什么手脚。

怪味月饼

■文/李燕翔

同学送来了几盒怪味月饼。一家人吃不了,妻子提议送些给左邻右舍。

东邻住着单位的副局长。我拎着月饼敲开了他的门。局长夫人见我拎着东西进门,肥胖的脸上笑出了两朵花。见是月饼后圆脸立刻拉长:“年纪轻轻的学会给领导行贿啦,俺当家的可是清正廉洁的干部……”我像吞了只苍蝇落荒而逃。回家说起这事,妻子气得粉脸涨红:“月饼扔给狗也不该给他……给西邻送两盒去。”

西邻张姐是个寡妇。敲开张姐的房门后见李姐也在。我把月饼放到桌上刚说明来意,李姐便挤眉弄眼阴阳怪气:“大哥真是菩萨心肠。妹子,你可要防备黄鼠狼给鸡拜年啊……”我刚回到家里,张姐将月饼送了回来:“大哥的好意俺心领了,你别给俺添乱了……”

老局长是我的南邻,退下来后已是“门前冷落马蹄稀”了。见我提着月饼进门,老局长一脸惊讶:“你该不是走错门了吧?”我笑嘻嘻地说:“没有,中秋节快到了,给你两盒怪味月饼尝尝鲜。”

老局长激动得两手发颤:“好小子,还是你有良心……唉,不怕犯错误,认识了能改就是好同志。”

“犯错误,什么意思?”我不解地睁大眼睛。老局长尴尬地笑了笑:“事到如今你还不愿承认?4年前,联名告我黑状的就有你吧。是不是今天良心发现来向我悔过的……”老局长的话没说完,我就觉得胸闷气短血往上涌,急忙抓起月饼逃了出来。

北邻还住着一家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夫妇。我拎起那两盒月饼信心十足地敲开了北邻的门。农民工夫妇见我进屋一脸惶恐。吸取了上次教训我开门见山:“没有别的意思,亲友送的月饼吃不了,送两盒给孩子解解馋吧。”他的小男孩跑过来伸手就抓,被他父亲重重地打了手背,孩子吓得瞪大泪眼躲到了墙角。“谢谢大哥,俺一家人都不吃月饼……”我刚出屋,身后传出了男人的怒吼:“你知道那月饼里有什么圈套?”

回家后,我气得将那两盒月饼甩出了窗外。无意中向院里望去,看见局长夫人和农民工在楼下争抢着我甩出去的月饼,我手扶窗门苦笑着摇摇头,心里翻涌出阵阵怪味。

副职

■文/江旺明

B派出所新任陶所长上任之前,局长拍着他的肩膀说:“小陶呀,你去的那个所班子力量强,你去一定会干出名堂来的。”陶所长听罢,心里有些心花怒放。

他到任后,很快弄明白了:局长说的班子力量强,原来是说单位领导多。所里连同他一起有8人,这其中有一名是指导员,有三名是副所长,还有一名管户籍的干警是副所长级,一名司机兼所办公室主任,也是副所长级。唯独厨师老陈是个兵。

七位领导带一个兵,七名方丈领一个和尚。如此,给他带来一个烦恼。

他到任不久,所里过节聚餐。席位如何坐?指导员正所长级,理所当然与他平吃平坐。三位副所长,哪个上,哪个下?两位副所长级,哪个左,哪个右?他考虑老半天,最后拿定主意,按年纪大小,依次牵座。后来为此,有位副所长对他有意见,说他身为所长连副所长年龄也搞不清楚。

前不久,所里来了客人,他身无香烟,一次性方便杯也用完了,不巧,兼办公室主任的司机外出有事去了。指导员和三名副所长就座,你看我,我望你,面面相觑,谁也不主动提出去跑腿买烟和杯子。叫谁去?都是领导不好说。最后,

他只好自己跑腿了。

最让他烦心的是,“十一”假期间,他在所里值班,半夜接到警讯,指导员、三位副所长都在休假。户籍干警虽然在所,但他忙得屁股生烟。如果叫指导员和三个副所长都去,兴师动众,显然不合适。叫一个,该叫谁?如果叫两个,又该叫哪两位?他拿着手机,好大一会儿,不知拨打谁的好。最终,还是他一个人去了。

同学聚会,他叫苦不迭。有位同学给他献良策说:“你不是还有位不是副职的吗!”同学的良策,让他茅塞顿开。他回所后,对厨师老陈重用起来。上街买烟之类的事,安排他去做,打扫卫生的事叫他去,甚至遇上急警也让他去代班。

厨师老陈忙了,累了,恼了,一次他来到所长房间,开门见山地说:“陶所长,我是司务长,也是副所级别呀,不信你去局里查查文件。”“你也是副所级别?”所长有些不信。

他打电话至局办公室询问,正好遇上局长。局长在电话里说:“不错,你们司务长老陈也是副所级别。我正要找你们,我们最近新提拔一位年轻副所长正准备调入你所,这位将是你的得力副职,保你满意。”